

聖

學

宗

傳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
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
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
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輿氏
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

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
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
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
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
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
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
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而仰觀太

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
言矣予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
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
之人不曙斯義乃溯自羲軒及我
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
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
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

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
千百萬世無弗同獨奈何不求者
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橫
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
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
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
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

書顥顥爾周書噩噩爾予今茲書
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
渾顥顥噩噩之天未嘗不神遊心
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
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
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
其何已時長天末日恃有此真性

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
孔羨墻間茲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皆

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

心異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
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
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
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
明則聖真好於曲學然宗無外教
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

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本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

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
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
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
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
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
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
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
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
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
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
誠實尚繫天資薦學力行未爲聞
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
可倫濟瀆孤流雖泆地經川而難

混遠尋脈絡若滲枯澆血祖禰必
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
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
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筭大道荒於
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
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
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葢密而

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
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
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
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籬
棘除而入荒我闔會之爲已而何
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
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

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
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
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卽干非
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
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
平蕩之途蒙隱恠詭竒之目其蔽
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

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
天之兩曜不舍且昏改過如無翳
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
真功而猥以爇炬笑貞明桔槔誇
洪潤其救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
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頽運臂
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

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卽斯昭昭
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
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
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兼逃
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
術旣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
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

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
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
其滯言窮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
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
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椎詩
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
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

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
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
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
膚詞而欲闡繹聖真彌綸大道不
亦遠乎是以五蔽未祛一尊奚定
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
斷自羲軒臻于晚近將聖晞賢之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記事傳
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
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
鑽腋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
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
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
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
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
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
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
石猶有正傳畫塲履豨且資心悟
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
之真宗而瑩見聞多岐之塗狗口

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曷喻其愚
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斷
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
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舅
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會稽陶望
齡謹序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

訓詁意識自爾靈竅終日學而無
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
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
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
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
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
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

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
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
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
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
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
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攬
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

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褻得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病病民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

使善學者而一讀卽解以証於宗
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
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
懋孳頓首謹書

聖學宗傳目錄

卷之一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大禹

臯陶

成湯

伊尹

傅說

泰伯

卷之二

文王

武王

箕子

周公

衛武公

卷之三

孔子

顏子

子貢

子路

子夏

漆雕開

曾點

子張

曾子

子思

卷之四

孟子

荀卿

漢董仲舒

卷之五

揚雄

隋王通

唐韓愈

卷之六

宋穆脩

胡瑗

李之才

邵雍

周敦頤

卷之七

程顥

程頤

呂希哲

邵伯溫

張載

謝良佐

游酢

卷之八

楊時

呂大臨

尹焞

張繹

羅從彥

胡安國

胡宏

劉子翬

李侗

張九成

卷之九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卷之十

陸九淵

蔡沈

卷之十一

楊簡

真德秀

元許衡

吳澄

黃澤

卷之十二

國朝薛瑄

吳與弼

陳獻章

陳真晟

胡居仁

卷之十三

王守仁

徐愛

卷之十四

錢德洪

王畿

卷之十五

鄒守益

歐陽德

薛侃

卷之十六

王艮

黃弘綱

何廷仁

徐樾

卷之十七

羅洪先

趙貞吉

卷之十八

王棟

朱恕韓貞夏廷美附

羅汝芳

聖學宗傳目錄終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堦

王繼晃泰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伏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
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

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邵氏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中環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羅氏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奪他志力

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
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爍
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
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
他做太極也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
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
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
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
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

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

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
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
矣善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
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
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
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
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
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
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神農

神農氏姜姓初藝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蠱測曰大學首言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
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
無天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
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螽蟊測曰古稱黃老老子
有五千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
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
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骸
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他

見於諸子中者良多而人頗疑之故不具采焉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又改國於唐
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時年十五都
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遜
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
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
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載

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初帝遊於康衢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一民饒曰我饒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
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
民治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繇測曰帝堯首揭中字
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啓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
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夫中亦強名疇咨
若時時卽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
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
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
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
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

用之時卽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
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
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
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
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
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
多曰此此卽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
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
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

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
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
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
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
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
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
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帝舜

帝舜姚姓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苦無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

求賢異位舜濬摛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
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
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
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
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
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
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微
典無或不從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

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舜遂攝位
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簡
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
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

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

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

舜初命夔其道

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密帝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其後夫子語太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無有不統
於宗者也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舜爲君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
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於民心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

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
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
字道字雖少別而心止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
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蠡測曰
史稱玄德玄之義微矣慈湖謂簫韶九成何以
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以能使百獸率舞
淮南亦謂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
未發號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夫知
玄之義而後知舜雖然人能返照何德不玄所

謂舜人我人爾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
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即心便是天更
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
即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
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
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爲惟一也與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
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

禹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又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
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咎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
曰於帝念哉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
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
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
求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
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啓呱呱而

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
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
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蠅蚘顏色不變
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須臾龍俛首曳
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
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泝水倣予成允成功
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倣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

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
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
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
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
磬有獄訟者搖鞀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
會稽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痲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

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
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
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惟
欲適已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蠖蟲王愷
發一快心截蛾蠋如芻備李斯發一饕心橫屍
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
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噫愛
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

哉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祕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其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徃徃多歸過於人主而不

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
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
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
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
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
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蠡測曰孔子
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間然
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

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孟贊
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也已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隤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
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五
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臯陶邁種
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
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無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楊氏曰萬幾此

心念慮之微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

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

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

襄哉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

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爲無毫髮人爲五典曰
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
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
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
無爲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又曰臯陶言
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
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竒謀偉論而諄諄
惟以戒慎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
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臯陶益之所以

爲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
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
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
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
所以然乎蠡則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臯陶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凡所云茲卽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
有知乃所以爲真知故謂之見知臯陶真得其

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
三百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
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

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陸氏曰湯到這

裏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

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

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
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鳴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
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
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
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卜隨務光者
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詰誕告四方曰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
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十

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
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兩者民也若必以人禱
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
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官室營
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謹
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
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
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十祀

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於九圍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
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情懵不爲汲汲
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旣已知之玩習爲常
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
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
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日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著於

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復制心夫人

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

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

手有翻覆寔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寔一音也心

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過心不

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

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

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

萬世者其用心如此蠡測曰天之一字自臯陶
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
言人遂執以爲性真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者夫
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
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
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
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
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遡湯
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
曰伊尹者正也爲湯阿衡使之正天下也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尹尹幡然

而起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湯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崩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
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
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橈張徃省括
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

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
迷放之於桐宮乃自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
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
甲復歸於亳陳戒於太甲曰夏王弗克庸德慢
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
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
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求底蒸民之
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
大霧三日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
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說德

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

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也蠡測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見知歸之然則任指所遇而言非真有歎於時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

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卽是一一卽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
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彘測曰學之
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
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
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
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敦學半教
於爲學之道半之半湏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
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

罔覺卽臯陶之未有知允懷于茲卽念茲在茲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與啓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詩言赫赫濯濯非顯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爲聲靈也詩書之旨密矣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

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荆蠻文身
斷髮荆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吳稱吳泰伯孔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陸氏日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
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
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夫知血
脉之說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蠡
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顛
驢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

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
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
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
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

舊說太王有剪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
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曷人國於二世之前
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
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
曰實始剪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

聖學宗傳卷之一
十一
意不可測不宜強爲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
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
其讓也故于舊說俱無采焉